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遵巖集卷十五

明　王愼中　撰

墓表

處士陳東莊公暨配黎氏墓表

南海處士陳公名濂有德而壽其在毅皇帝朝令天下入粟實邊酬以冠服翁首應令入粟而不肯冠服有司以令格强與之翁乃冠服嘉靖改元優詔養老而翁已

年七十已上有行義受冠帶復其家厚給酒肉綿帛如
詔旨既老且榮為州鄉長者其家又殖而孫子蕃茂𡢃
壻晝得名家子尚書湛甘泉公道徳問學為一代宗工
呼翁為舅翁配黎氏與翁偕老娛嬉一門之内和氣旁
皇翁不惜以錢予貧人而好教人以善黎氏能諭其意
而力佐之鄉人無親踈長少咸嘆陳翁夫妻兩人之賢
而重歆其福然翁自少時始脫丱童即遘家禍同里鍾
姓者興巨獄以構陳氏獄事初起如燎揚于原勢不可

鬻翁挺身就逮誓不以難累父兄父兄愛翁不忍又患其少弱不能與仇為理公不為止榜笞楚毒甘若食飴繫獄十餘年無幾微悔沮色為同繫者所覘同繫故仇猶嘉翁之義而伏其壯竟得理出方翁繫獄自謂不出父兄竭力營捄雖冀其出然不計何時故翁在獄屢以意告父兄使辭黎氏之婚父兄然其意辭之黎氏黎氏父母亦然所辭且為其女謀別選所歸黎氏矢死自決曰以身許人當其有難而背之不義出不出未可知不

冀其出而先以不出絶之非人所為吾有俟之而已翁既出而黎氏歸翁嗟乎此兩人者其於為義可謂堅苦卓偉矣予觀先王制為少儀教子弟之少者使修其職以事父兄其詳在於撰杖屨扱帚箕奉席執几帶觽佩礪極卑而甚勞以為少者之事足以能此而已至於蹈義發憤赴難而不悔禦侮而能勝非童子職也魯人欲勿殤童汪踦而仲尼以為可也君父之難又何擇焉兵刑之死其死一也翁之不死固有命焉若翁之事是先

王所不敢責世之子弟而孔子深以為難者也在於婚禮納幣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猶以不得嗣為兄弟使竘致命禮之教人非為偽也有其辭之則女家亦有可許者矣父母之喪其節也有數其擇也有期先王謹婚之時而重於廢人之道猶有辭之之禮焉推此義求之則壻有陷穽之凶縲絏之免無期而矜恱之申難俟其不得嗣為兄弟宜先王之所許也而黎氏之志如此豈不尤可以為難哉嗟夫使世之男女皆如陳翁夫妻兩

人則豈有擇使苟活後君親之恵與夫中道相棄婚姻之道鈌而夫婦之恩薄者哉予謬以文名當世好求當世行事之可列者見於予文使不泯沒陳翁兩人之事固予所欲著而請予文者又翁之孫泉州通守陳君也君以文章為吏其政事不俗而有名士賢人之風顧獨深好予文予既雅慕陳君於陳君所欲誠不敢愛顧予所能獨有文字而君所欲又在乎此故為之論著其祖父母之行使歸刻石表之墓上以慰其顯祖之思焉

河南參政劉涵江墓表

嗚呼予何忍表劉涵江公墓哉辛丑歲予與公同罷河南參政予方倨侮自恣馳書於公約遊淇水王屋太少二室武當山相攜而歸公艴然徑歸且報書曰君報罷猶出内批孰不知為權重人所為如吾誰當為明者吾歸矣不能從君遊且宦其土方見罷而又往遊焉得毋太作意乎予時已至淇上彷徉百泉蘇門之間愧公之言徑趨安陽訪故學士崔後渠先生談數日亦遂歸不

復至孟門洛陽矣嗟乎公達人也既已罷矣何必使人知其為誰所為者而公報予書其言如彼公平生約己守官儉薄瘠苦獨蹈人所難要欲以見於世而今猥與不肖同罷宜其不能忘也嗚呼悲夫予何忍表公墓哉然公已沒世予卒以悲故不為文誰當明公者予又何得不表公墓也劉氏故莆之涵頭人祖均長仕元為漳浦縣尉因家之當文廟時有仕為宿州知州名觀者有能吏名實公高祖再傳為封南京禮部郎中公淵公之

父也郎中公娶封宜人周氏公名友仁字是成原所由
徙故號涵江以示不忘其始以正德甲戌進士始授南
京戶部主事轉禮部主客郎中遷知黄州府以母喪去
職起為衡州以材調廣州遷湖廣布政司左參政遭郎
中公憂起復為浙江右參政調河南參政撫民南陽其
為戶部嘗監淮安榷稅及持節往使湖廣理賦督發其
滯逋以填京庾榷稅故毛細易汙為之者往往矯厲苛
核皦其跡以冀自免督賦所臨遇皆藩郡大吏至者輙

弛懈不欲急懼見為觸公在淮安尤簡易與商為便督賦故嚴密遏刬滲匿不以藩郡尊鉅為忌二事以集竟免汗跡亦卒未嘗有所觸黃州江漢經流之衝民慼政煩前守日夜治文書應賔客寢食不得休衡州在山谷深奥處田野饒足郡中常暇豫因習為偷公兩易其俗為張置為黃州政每閒尋周瑜破曹孟德故處酌酒弔之與客泛舟婆娑甚適日與諸生考論術業第其得失奬飭之文用大振比公去而以文奮為時名流者項背

相踵皆公所教士也衡州置郡南嶽之下顧未嘗一遊而設約束布條教起民之窳雖在郡日少恩施未洽而精采有加焉湖廣浙江參政主督版冊財計而南陽主撫民公為之皆有體人謂治版冊財計宜為米鹽公獨疎目濶節顧絕無漏失撫流逋多以寛揞致安集而稽察誅賞公用之不少貸唐鄧之間益用和懐其所治各有以自得如此而其尤難在廣州嶺南土廣民衆莫如廣州且據會省部使者藩臬監司所治人性各殊難於

齊調郡於其時賢貴人在朝最有權望鄉里多附麗之者强則折而弱則靡公持其間而免焉盖其尤難也公平生廉謹自好居官所至不以細加毫毛或茍而有取其於人不為茍予性尤濶直朴率無機數曲節既無以買名譽寄援汲而居官輙得賢聲官輙起由其廉謹不取雖有憎怒者不能加點而然也然在浙江為言者所論在河南未幾卒以罷歸則以寡聘遺簡迎將雖其廉謹而終不足以勝憎怒者之勢也嗚呼其可歎也夫公

没二年既塟其子祥鸛持其族昆約齋中丞公之狀與林二山中丞公之銘謁予曰願有以明先君者予主廣東辛夘試事公屬在廣州共事院中留都主客為郎覽壁中陷記摩挲題名得講其風美最後同為河南參政又同罷也其言宜可信於是為表於其墓曰有以自待者必不託於人於人無所託則其享於世者亦不能遂彼所謂自待者皆矯强鷙卓恃已而畀物奇跡以驚衆其不能遂意於世固其自待者所自名與公誠無所託

於人而任質徑情貌恂而詞愊非期與人為異有所戰薄於才鶩聲角之埸者所遇竟若此何也豈材與不材之間固其所難處耶然公終始所尚無少異而始見為賢終以得罷予又以感夫世尚之變蓋三十餘年之間而仕者見容之難易其可覩矣

張毅齋先生墓表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國享於安而其處之也為不中之言不幸則事及於禍而其言

中蒙國之大難而矢其身之必捐幸則其難濟而身獲其利而其矢之也爲不踐之盟不幸則身及於難而其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殉身而識不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職及於議而不當蒙難之役則思復濟以死而無由身從於難而不在揆議之列則欲先闕其忠而不得此又其事之不必兼盡者也若夫始及於議卒蒙其難至于言中而盟踐其亦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爲徒死而可以有傳於世則

人猶將幸之任於人國者至以此幸其傳亦可悲夫其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由其國敗君出故彼有以著節而成其名也國大不幸而死者以其自不幸為人幸之死者有知決不以人之幸自幸矣身之不幸而大幸在國卓然効死之節獨以國完君復而揜其名使人不得以傳其幸之於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死者之心宜不以為不幸也正統已巳歲值也先犯塞權璫王振寔倡親征之計以誤廟謨車駕戒

發備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塘應詔公首
卒同曹具疏極諫萬乘不可輕動而深斥近奸獻計之
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慨從行不處家事而去家
人固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焉師次居庸時倉
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尤不整公策其必敗三疏請
還軍為權璫所沮不報及土木而難作車駕蒙塵公乃
誓不獨入遂死之已而氊裘悔禍化逆為順羣執羈紲
御銜欒奉車駕還都鸞鈴不爽與節鍌軺無脫者而國勢

尊犨曾靡障陴戍壘之隳蓋國之大幸也嗟乎公始議見沮而後六師輕出師已出而再議見沮而後輕入彼地方事之未然其慮審而憂深而言詘於不省使晉臣慶鄭懷違諫廢卜之怨且快於君止以實其言而公之在仕黽勉職業守潔而行高仕十三年猶為主事而髙爵厚禄以寵於朝者何限使衛之士大夫當之必有使鶴之詬公獨踐必死之盟畢其身以殉所事之重不為茍道以求全嗚呼可謂烈矣然亦何其不幸也以彼其

烈而人之幸公而傳之者當與庚珉王雋辛賓李若水同其傳然今之講慕公者自不得以與四人者同談而他日之記者亦不當與四人者同書則以國完君復列其事無所當而名因為之揜也公之存不為晉臣衛人之詬而一意於國死而不泯誠知國完君復方且慊其期於安國之本懷與存君之初志烏以名不得列於昔之死君者之間為不幸哉噫此公之心也公沒百年某始從公之族孫鄧西君謙得聞其事相與慼欷慨嘆想

見其烈而余又有感也予嘗好觀國朝故事竊窺英廟實録載扈從死事之臣已遺公名所謂事烈而其名摿為不得與昔之死君者同書耳其事固當書也孰知其身死而事不存已不得在史氏記則其名殆將沒矣此吾黨之所宜圖也於是張君岀故都憲王節齋公小傳以示予曰傳以藏之家墓上有石不可以不識也葢公沒既久而其子撫州推官圭始斂衣冠而葬焉濁墨形魄公既决棄不復顧懷齒髮骼胔化為朔陲之驚塵以

從飄風其混於沙礫委蔓草而啖烏鳶皆非公所恨惜其魂氣之清英昭爽必且飛揚悽愴睠故都而棲舊里附衣冠之潔莊而常遨遊於鄮山甬水之側則亦何以異於全歸而深藏於此年運而往木拱且抱虆葛施石而狐兎穴室牧豎樵子頑憒不靈將有箕踞嗥跳於其上而睨草木以為薪樵之資胡以嚴往烈而象幽光寧獨其家孫子之感且愧而已惟刻詞于石以表於其阡庶其免夫予謂公之魂氣既常棲遊於茲阡土魍木夔

猶知呵庇崇護而不敢狎而永免於罔陁石泐之患然以其烈如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年而昧陋如某者非張君以告則莫由聞而藏衣冠之域又當絶去城郭在遼墟榛莽之間鄉里後生與四方之游客有講古尚友之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不知有斯人之墓忽焉過之而不致其肅則無以告之者之罪也至於時移事改此石幸不顛踣或不幸而仆猶不為風霜之所剥蝕訪古之士或得之於蒙蒼蔽翳之中模而傳之復出

於人間雖史氏所不記而一旦震耀諠詫播為奇聞異蹟卒可以補其遺而終以不沒於後則吾黨之所圖庶不為無益於是為撮其事而論其意書以授鄭西君使歸刻焉而表於其墓

林履坦處士墓表

士之篤行敦常不數其性全其所受之懿以自淑而沒其身卒以所處卑約無所聞於人者多矣其心之憾與不憾蓋有異焉有以淑其身而亦有所蕲於外與待於

後於其無聞憾可知也不冀於外無待於後闇然以自淑不知有聞之可矜而奚憾於無聞誠於此無憾而後可信其為善之足於性足於性而為善則其所為有以得其性而止耳非有過制之行離倫之跡以動耀視聽而驚傳詑也盖吾門人林松喬年之父履坦翁諱玖字文玉者世居潮之揭陽生而才譎以習藝而戰於章縫繩尺之埸可以得志而不樂為也文墨諷詠以自娛而已其心力智策與市人計舉廢而算贏縮足以年鉅取

羡而不屑為也衣食不逆為量𣪊以自給而已其信義情欵以連結羣伍平决紛鬬足以雄長為衆仗任聚徒送黨而不顧為也悅色柔聲諭人於不争以自安而已故其居世常樂而無可憂畏之機其與人常親而無可忿怨之境而欲名一節一行之竒以矜道説則翁之所為若此宜其歿久而尚未有聞也此所謂含和葆光晦於人而全乎天者彼一節一行之竒其矯咈之偽刻畫之勞方為天之僇民然言者往往喜述彼而忽此此吾

所以為翁表其墓也翁雖無所待於後有喬年為子其所待者遠矣喬年砥淬名行以進士兩宰巨邑專以仁愛廉決為民不求乎上以獵時譽其鬱積久矣進為通顯以承寵褒貤翁尊榮且有日翁之天且將不純而畸淆於人乎吾及翁未受寵命之日為此文以表焉盖猶純乎天而未雜於人也故表之曰履坦林處士之墓

林母謝孺人墓表

孺人潮州揭陽故處士林翁某之妻而今龍溪尹松喬

年君之母也龍溪君始以進士分邑蘭谿為政方得民
而以孺人之喪去邑邑民攀慕知不可留則請其鄉之
大老韋樸菴尚書公志孺人之塋以慰林君且以為報
林君既以禮襄孺人之事與處士合窆起復為龍溪以
書至清源山中屬予表處士孺人之墓予遜不敢當顧
與林君之誼不淺不終得辭乃為處士墓表而復書龍
溪曰喬年方以才廉為縣進顯於世之日邇矣宜得受
賜於上以儀章褒寵賁先人幽宮而譔德序事可以屬

當世貴重有力之人故缺其一以俟喬年他日得意而為之非吾獨靳於孺人也喬年書來數四曰受上賜以為亡親榮松不能無冀然即得之猶外物也當世有力之丈松度終不能得而亦不願得之也惟君子之言可以信於人而使後不泯是松所以致孝於親之大望而先生其何以距焉嗟夫時所為惬於志美於觀而可以寵其父母者可知已而喬年所存如此其趣好固大異於時足以推見孺人之教已予益愧其所以請者辭益

固而喬年之請益勤乃問孺人之所以得謚者云孺人養其舅姑孝自其始見廟至於既沒遇其杯棬杖几而不敢褻而歲時之享奠必飭必豐如其生而饋之食也事其夫敬自其既反馬至於稱未亡人見其書冊琴瑟必思而哀而不以燕私之邪氣亂焉遺言傳訓奉以周旋以約其身及泉而語其夫色無怍也其教諸子嚴自其能言食食至於就傅給其衣食必以節視其課業必以數其學者從仕其不學者持家一言一事之失不以

既長且貴貸呵撻而惟恐其子一日之即於淫以貽父辱也盖其所以為婦為妻為母者無一不出於陰教之正而終始如一日可謂貞且恒矣於是宗黨姻屬之賢者考徳論行最其美之凡而謚之如此予惟古者易名之禮盖上之人以施諸其臣以勸士而崇教而施諸婦人者非君夫人不在是也近世乃有士大夫自相與表其人之賢而不遇相率謚之以明尊慕要以稱於朋友閭學之間而已於禮既不合而事亦不多見惟婦人之

謚家而用之不以為非自内教不行女史職廢婦人之美固世所不講而今之易名其俗又如此則謚之施於其人固非考德論行之所存也予懼世之視恒貞孺人猥以家用之俗忽之忽其謚而因以不知其人則内教何所視焉故特著其謚之𦙍於德者以為表而使龍溪君刻之於墓

封郎中鄭殖菴公暨配伍宜人墓表

往予謫倅常州今戸部郎中鄭君汝德為縣於無錫余

以事至縣縣人言其尹不多扶人櫝朴棲於廊間庭中諍訶常空矣尹故早起晏休無朝夕變細民一物之餽不敢至其室予既善鄭君得其言於縣人私以為君藹且勉卒之君謂予曰此非普之賢維吾父母之教始吾至縣頗嫉民之不如法者杖之患其不痛吾親聞之輙戒曰夫孰非人之肌膚痛在人之肌膚而心不少動何其忍也且民不如法教之可耳烏在杖之痛乎吾以親在邸數入内問省輙止之曰堂上須臾不坐縣官庭中

門外之人積矣有裹飯繭足而來者卒不得見縣官腹
枵然而徒反事安得不滯而下之情安得盡也吳中人
士最善治珍巧飲食一日有士持餉以見吾受而進焉
問何所從得此非舍中具也吾以實對且曰是士人可
與禮接兒為親故受之耳終不肯嘗曰吾家故疏糲今
每食有魚肉蔬豉口甚甘之此非所常食當不甘也固
勸之乃言曰非吾不甘顧而為縣於此乃以親故受餽
縣固無他士人乎是可以禮接孰非可以禮接者而胡

以拒其他民將覘意伺閒有獻備味當漸廣而雖不受彼巳費矣吾終不食此以杜其後蓋普之能不以刑毒其民而知勤於政慎於取與非敢自賢實重吾親之訓勉而不墜云爾越歲余有山東督學之行過縣問起居鄭君曰歸矣始吾親之來非以就吾養蓋以視吾為政既以兒為可教也遂去不復可留曰海濵之廬將穢田園其萊矣吾少所治習其勞而安焉糞除芸植還吾舊事豈以而為吏輙忘故所業茍耽微俸之養遽渝吾樂

之常哉盖鄭君之父母所以自安其身與諭其子者其言如此鄭君既以賢進顯於世為郎尚書省天子嘉之若曰維吾有才臣能其官其封鄭普父某為郎中母伍氏為宜人吏部司封郎中行其事久之鄭君喪其父未畢喪又喪其母其銘父墓得故少司徒顧公新山為之而張司馬半洲公為母銘盖鄭君自力於世以褒顯其親又託不泯於名卿之言足以酬劬勷之恩而慰其無窮之情事矣猶哭而告余曰願有以表二親余既得其

安身諭子之詳可記也而與鄭君相好久益深其胡可辭乃為表於其墓曰是為封南京户部郎中鄭公之墓字曰某號曰殖菴配曰伍宜人

方孺人劉氏墓表

孺人劉氏桐城方一田先生舟與濟配也先生以風致韻度自高不屑仕進翛然老於田野之間賦詩鼓琴為樂非獨知義處命能勝其慕榮嗜利之心亦孺人之左右順輔有以和其志而不撓其所樂也仙境莊者皖城

之佳處其田原可耕而不豐而林壑深迴幽茂有可采茹登矚以為隱者之適先生愛焉謀於內而卜居之計定孺人之智以為無可耕之田必且營於他則為離本而近浮而其土過豐又將以厚殖而易邇於富也故以是決先生之居而盡其智於所耕之田歲歲課其入以為出出不濫而積常有餘以佐先生之力使得肆於林壑之觀游至其有餘之積日益多往往有所施舍貸予其薄厚多少有節而各得其宜使其所振足以為恩而

先生得不病於多財先生之詩每篇出輒與唐名家爭其工巧字書之法在晉人鍾王間矣非其不累於內有以專一其精神發舒其意氣胡以及此婦之於夫有順承之義而已才足以助之則其難矣至於智足以知其夫而與之同其趣好盖其又難也孺人晚見其子克登第內外之人莫不以寵榮為孺人喜孺人曽不色動而心獨喜自念曰先生雖隱非絕意於世者是子為繼其父之志矣而所以告內外之人云吾所謂榮者是子好

修慕學當不失令名盖所以知其子又若此孺人於為女為婦為母莫不盡其道其端懿施於閨幃詳節細行甚多而不可備列銘孺人之塋者已誌其事之凡及夫生卒系世孫子以掩諸幽某故不復具其事而特著其所知之至為孺人之尤難者以表之以授其子西川君克使歸刻焉婦人以行事為内以所知為外書於内者既以藏於坎中而著其外者宜揭之墓上

前川張翁墓表

凡以師儒之官來教於吾之郡邑者多與余遊而德化教諭張東豐君為最賢相見不能常心殊相得也一日謁余意慘容蹙若欲有請而不能出其語知其有所求於予也問之輙拜曰予先人墓上有石必子為表而不敢必得予諾之閱再歲君每以事至郡言不及他予筆猶未屬君雖知予不詛意顧汲汲若不可得者嗟乎以予之慢足以明君其於發揚先人之善篤也歸善有張氏當宋之季徙自南雄曰發者實始徙六世至祐經入

我明族彌煩傳志剛義宗文秉而生翁名廣明字子昭
娶黎氏文秉沒七月而翁生稍長知慕其父前母兄某
亦早世子及孫皆孤門戶幾替翁事母陳氏甚孝內具
甘肥外營什一感刻自厲必大其門戶曰使人知孤子
侍寡母而克有立如我者則世無懈人墜家耳非我徒
衒其能欲為門戶寵也自是資産豐殖譽望蔚起布衣
匹夫而有士者之風貴人之氣唇吻開閉色笑背向輒
為人輕重其敦族睦里先務事實族人有田勢家欲奪

之悍翁請以百金為壽祈勿預而已翁曰此宗人事必吾所預也使吾受金而復預事則不直麾之竟預其事田得不奪宗人利焉里有蜃蠃鹾卤之區所入不貲瀕海寥遠猾者據而有之翁證圖考版質以簡書徵還里人且為之隄顏闢荒區以與稱正德己夘庚辰之間盜連歲竊發民遁竄無寧跡翁倡義閱集丁壯練習使鄉人治生作息如常日曰盜至則禦之屢竄自驚非安計也盜卒不敢犯力足以安利其人事實既著勸誘繩約

繼之故莫不服悅其能為人輕重非智籠氣駕使然諸子業儒皆有文教其凡之孫子若孫如已所出孫子若孫有文如其諸子張氏為歸善名家翁為鄉偉人邑大夫或延至縣舍與為禮諮事問俗必盡所謀時有裨益出入縣門及往來道中人多標識之曰豐園張翁也翁世居豐園後築室邑中闢戶面龍川波澄如練晴光映帶坐對愛樂至忘世故晚以前川釣叟自號以戊子十月二十一日卒明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塟於平山高橋

子四人長仕文邑博君也仕魁仕科仕業皆庠生夫起替立隆化儉趨富繁盛於孤露之餘宴佚於艱瘁之後少有才智而知勤勵者多能致之以風槩勝冗芬壟治田宅而不鄙以禮義飭豪舉應赴緩急而不賊此其才智有過人者如張翁是也高橋之藏岡隴秀堅而松柏茂好尚與斯文俱久哉

德慶州學正陳南川先生墓表

予未識陳南川先生而表其墓上之石以曽鄘齋之狀

也鄘齋有道之士一語不妄而狀南川之賢甚悉是其可表先生名朝器字時用漳州漳平人也少讀書性頴甚不以敏為嬉矻矻窓几間貫心誦數倍鈍者之勞治一經專熟其文黙舉不失一字同輩目其腹為經囊累以文試優等為學官弟子最高第漳平俗淳文物未振先生不獨優於邑諸督學憲臣奇先生不在龍溪諸邑子後也屢失於有司竟以貢上春官或勸入成均以需銓選先生自以經明欲與士者共習之不樂為吏也始

授新興訓導考績擢融縣教諭復擢德慶州學正三方
皆僻陋士鮮有聞先生横經講席發揚宗旨人人駭所
未聞雖甚遐昧亦欣喜來聽尤善以情款接遇諸生久
之加親凡宦其地者莫不愁險惡歎荒寂先生居之常
有可樂部使者督學憲臣廉其實輙檄有司奬寵加禮
顯示激勸褒以美詞多不可殫舉大要以為能立師道
也仕二十餘年不離於學其所居學不過嶺外百粤之
地故訓迪雖勤而發聞者少使在中州華盛之方其所

造成當不可量然三方士者知經之當習而文之不可不熟由先生也晚謝官歸治生有法不為多機而生息日益墾田築室具精其能堂構菑播之務宜日不足而每有暇與耆舊飲酒嘯歌又若無事或疑先生專經而兼長生産作業者先生謂之曰夫經者豈誠使人窘約拙憨之物哉顧人所以仰事俯育養生送死之術皆從經出而讀者不解故世目經生為窮人耳吾教三方未嘗不周諸生之情而知其緩急職不得及於政矣而有

司之政所不能及於頑民者吾嘗往諭之而百年不可致之逋梗一日而歸命於有司此皆經之用也於是疑者始懽然觧安常盡分以天年終嗚呼可謂賢矣先生之子天台尹茂芝君早歲向道常學於湛甘泉公之門將葬乞銘於陳見吾先生而屬予表於墓上其世系傳承生卒歲月子孫男女嫁娶聘許兆域原里誌既具矣予獨愛廓齋狀末所謂漳平之俗謹送終之禮而忽垂遠之文云者而知天台君圖所以不朽其親有古士者

稱親之善之義非庶人之孝所及也故為約其事行之詳論其意而表之

陸義姑姊表

昔聶政之姊不惜一死以顯其弟之名觀者莫不感動欷歔謂其姊亦賢女也人皆以為能知弟之心而與之同其慷慨屈原之姊須罵其弟以忠見放世或以嬋媛為不知正則者予謂女須之罵非反也乃合也彼盖深嫉上官大夫子蘭之徒蔽賢讒正交賊其君以忠為邪

使原至於顛沛羇離而不得容怨懟感憤無所自解而託於詩詈其弟猶云是孰使汝至此極者而汝胡為其如此也蓋忿之甚傷之至而豈以其弟為不當然耶予於陸義姑姊之事葢有感云陸義姑姊者長洲陸浚明之姊也陸君以譴居夷而其妻沒在吳有二男女子方幼若不得育亦且死矣義姑姊舍其家以來為陸君育其男女子竟得不夭死漸長矣又為教以男女所有事陸君量移過家悼其妻之亡而哀子之無所恃也欲不

行義姑姊又勉使行而居陸君之室撫其男女猶前日陸君伉直不偶於時竟謝歸始得自有其子而義姑姊復其家吳人覽其事而義之以為猶古魯義姑姊也故名之曰陸義姑姊而陸君尤悲其以譴故累其姊事之如母終其身以明德之難報自為之傳以顯之使聞於無窮方陸君為諫官好言事言皆犯當時所忌人喋不敢出口者而論柄臣姦利誣罔罪大宜用四罪之討言尤危壯故得譴最重謫置夷徼義姑姊蓋嘉其弟之能

以直守職不有其官而已亦不有其家以輔之示與之同其慷慨而所以寓其怨懟感憤之意猶曰是孰為此虐者播棄諫臣使不得保其妻撫其子而吾一婦人者與之子子而周旋也其致疾於用事之臣意尤深且切焉正與楚女嬃詈弟同意陸君幸不以諫死耳使其不幸宜不惜一死以發明其弟之志深井里之殉又不足為者此婦人之立節善道好古人大義而有天下之憂者非徒有天性之愛於其兄弟急難之頃而已予謂陸

君之傳非隱其姊盖嫌於自著故獨反覆於其恩勤男女子之德詳焉予特表而出之輔陸君之傳以行於以風世垂教豈淺也哉

乾隆御覽之寶

遵巖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遵巖集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施華

遵巖集卷十六

明 王慎中 撰

傳

陳紫峰先生傳

嗚呼士敝於場屋之業而固陋浮淺梏其心腑專一經以自業茫然皓首尚不能通其義以傳於繩尺之文又烏知所謂聖人之學哉宿儒末生相尋以敝自虚齋蔡

先生出乃始融釋羣疑張王新意推明理性於字析句議之間以與前儒相統承夫所謂聖人之學者其駢拇於條畫枝指於解訓要以詳夫場屋之業而其意則進乎此矣虚齋之學方顯士猶鮮能習其傳而紫峰陳先生生稍後自以其意為前儒文公朱氏之學未嘗聞虚齋之說也一日虚齋得其文於故長史李木齋公所嗟異久之李曰此吾徒也虚齋瞿然曰吾乃得此人為友足矣不敢為之師也於是先生乃介李公稟學於虚齋虚

齋曰吾所謂發憤沈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不意子皆已自得之今且盡以付子矣於是講為師弟子虛齋得先生而其學益尊蓋虛齋有託於先生而先生無所待於虛齋也先生之書布於四方家而有之學者治經求通於朱氏微先生之書如瞽者失相從禽無虞倀倀然不知所如往士之專精自名所業以授生徒者往往焉書其畢者望先生之外藩而不見其門其高者不能以有加也故其為書務名立號何啻千百皆滅

没蔽塞小行而不廣暫誦而輒廢惟先生之書焯乎昭布大行而久存雖與世相敝可也今書肆所板四書淺說易經通典是也嗚呼可謂盛矣先生姓陳名琛字思獻別號紫峰學生稱為紫峰先生正德丁丑進士始授刑部主事乞為南京户部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請告家居就家起為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僉事皆督學政並辭不赴考功督學皆美官假令徊翔不去與羣挽而出又當有美於是者穹階峻秩當世有用人之柄者

急欲得先生畀之以自詭得賢之名先生乃勇退而堅卧無幾微遲回顧望意世竟不得而榮之葢為母太安人之養也篤於天性而不見有可懷之爵禄由其大以推其細則先生之學著於書者非茍能為言而已也家居却掃一室俯仰其間察見消長於草木葩卉榮悴開落之際景象委蛇與物共得一枝一葉照映闌檻人所同視而先生茂對之趣獨遠矣時放於山砠水涯漁樵相問或寅緣原隰農圃滯談彼各自為話言先生觀取

慼倡默有所樂不問其解否也絶跡公門監司郡邑諸
大夫冀睹其面為快注意傾下先生折簡相報或報以
一詠而已亦不盡報也其有報不報惟意所到不視名
勢崇劣禮數隆汙為度量也由先生之大推之既無可
懷之爵禄又烏有可羨之勢利可畏之毁譽而舒心綽
形以遊於世宜其浩然自適而一無所累也先生在仕
不久事功無所表見為刑部好在生人不喜於得情為
户部謹於利邈不以自汙此皆砥行植節之士所能不

足以論先生之大也昔由求言志千乘之國方六七十里之邦自課其用所以使民有勇而能足者可計歲而見效何其確也若夫及春而制袷與六七童子五六成人爲侶望沂而浴見雩而風此何爲者然孔子喟然而深與者乃不在彼而在此其意可知也以先生之高使與曾點並時而生同門而學則鏗然舍瑟之對曾點必不異撰於先生而喟然之歎先生宜越由求而見賞矣始丁丑榜得士吾郡最有名給事史蜀江公於先令僉

事林次崖公希元中丞張淨峰公岳與先生並以經學為海内巨公張公尤號為閎博而傑於文給事公淡於仕進與先生同趣好滯一官以卒僉事公喜事功齟齬於世迭起迭仆卒無所就中丞公方據融顯事功為一時絶出然林公悔其顛躋張公亦以酬俗成務為多憂而恨道之難行未嘗不高先生之決而慕其清也其生最晩猶及侍言於給事公林公張公皆辱俯與為友忘其年輩之後也謬學平駁與二公有所往反二公不以

為是予猶謬自信且不揣而思有以易二公也獨不及事先生而請其說然以二公推之知其不予是而予亦宜無以易先生也然而知先生之心而能言之者其則不敢讓也先生之書其天趣極詣神機妙契在於言語文義之外而已至於言語文義之所存字謹其訓句詳其義顓名一門粥粥然如恐涉他足而誤塗徑固與治場屋者設為如是耳其超然心會離去形跡而遺忘物累庶幾所謂不枝葉於道而全其真者由是以推先生

之大然則論先生者不徒有考於其書而讀其書者尚當以有求先生也與如是則小子雖不及請於先生而傳先生之學以明於人固其宜也

丘中丞傳

嗚呼功之難立名之難成豈獨生才之難哉時變之隆汙而趨背異其得失人情之好惡而忤合乖於愛憎因時者其事便而見為尚通矯之則足以尊已而鮮濟於時忤衆者其名高而見為寡偶徇之則足以同物而不

嚴於衆夫其愛財之禀既專致用之宜各適亦足以事副其功業載其名而時變人情之難一如彼故有智力足以因時而固矯之以求濟趨好足以同物而不忍徇焉以取嚴宜其收兩得之功博兼獲之名而猶不免於違時之咎憎衆之謗此魁磊閎達之士所以常悼恨於功名之難也中丞丘集齋公名養浩字以義由易經起家為進士值今天子新即位盡吏正德以來弊政士大夫興慕風采爭欲為材公於其時自視不獨在同輩上

直以古人為不足為也賜第未久即授牒知浙之餘姚縣餘姚於浙東西為最劇公為之績業奮起日升月長賢名四出無足而馳疆圉壤望或愧恚不及或傳講以相師勵不知丘餘姚為何如人大江以南部使者撫臣相語炙口至倡以激其部邑士大夫行過浙東西訪為吏之美者於其土必聞餘姚之名他令森立踊企非不見為賢皆掩於公聲翔於朝遅以為法從考滿召為試御史閲數月真拜方廷中清明侍從皆極一時之選公

居其間如楚之在薪同臺多自以為不如令下當議事
倚待決公必得閒雖入臺後而預政與宿舊臺僚等大
夫中丞咨訪有加焉公卿多欲致公與相締投雅公汎
如也不適為好與雅者尤愛而憚之時方清明而當柄
大臣進退危疑繫國是得失士心趨向已潛有移奪化
巋為蕭幾在忽焉公獨早覺不失足他從羣公中有愛
國捄世持衡於消長之際冀以負為勝倚助臺中明於
得失如公曉然不移者可一二數凜凜乎有寡助之嘆

公亦以母喪去職比起服入臺枋臣改置國吏其是公
瞿然内憂端居深念未有所發而公未憂去時嘗首論
議禮大臣再論宦侍又論戚畹當事者忌其然不欲令
久處臺中公故有文名會南畿督學憲臣缺即奏以公
往公亦樂得其事謹條教考藝文專意於作人興學自
是不復與臺論矣及終父喪再入臺臺僚多變易宿舊
少存者因默自悲欲乞外而臺資已高於格不得外授
上方蒐討古文建典禮於成周之上嘗立九廟務極曼

碩以稱嚴祀制璽書畀公董視其役久之資益高遷拜南京大理寺丞蓋公在臺其去來遠近之跡淹十五年通其入仕之日殆二十餘年人旦暮望以為公卿公尤雅意本朝以天下善類消長為計其口誦心存未嘗一日不注於海内排擯放廢之名流唯恐其老死而不收甚於已之失位而咋舌决齒於怙權妨賢之夫如不欲與共立每一縱言目光横射意氣捷出傍聽激竦頗以此取嫉特以前後所領職皆有制書專事視學董役

有以𩈉竭自效得不以極言充責意氣雖過而怨怒未集知之者則信其果有志於世也為中丞巡撫西蜀則以權當其力欲變一時偷晏之風官司相蔽給以具文而慮不及職持三尺法為市蔔娛大室要津交以自肥而瘠民公惡之若仇又能窮其微睃穴竇闗節探窒解剔無毫髮遁失汙吏猾豪營構巧秘狙伏鬼倏見摘旨驚謂神山谷遐深砦硐眛阻寃苦疾痛舉在目前户行家到未踰其悉其所長如是諸司既已逆為公折詘公

尤思震動恐懼之警其視聽而新其氣以作起功庸然後與為寬碩以樂其成非專以察斷為嚴而愛不濟者也蜀人已害其不可動而公在西未久功名迅發精采先於諸路時江西撫臣張淨峰公擢總制兩廣朝論以張公名臣難其繼移公往代於是忌者始側目思中公而害者以流語乘間潛行公亦抗章求退以避之蓋公在蜀其意未究其治未終而徒見為多感以宋張乖厓田元均之賢治蜀寬猛不同未聞論者優田劣張然張

易嚴以寛必在民信之後而比民之信非前後八年不可雖其自言亦曰只一信字五年方得成公為蜀未期日月淺其所能變動有精采氣勢之間耳然以武侯論治次第求之則法行在恩加之首而知榮乃限定之餘公所施為正不為悖而獨執未究之意以訾偏據不終之治以疵猛是使仲尼子産未終三年而且用以得殺也習苟且養交私上下相玩之時不愛出力一矯之疾雷破蟄孚胎蘇之快自是瑰偉絶特不愧道説又不當

論其究不究也公淵達恢廓如無所擇而簡别精審細
入曲折具有條理憂時憤事殆不可堪而器貌敦博無
小丈夫悻悻之意為文不規規古法才馳氣駕姿態俊
發有以踰人晚善為詩歌藻澤腴贍聲韻平妥篇出皆
可詠也其最長在奏對移駁之文指畫利病摘抉情偽
元本法令緣飾以典訓使躬受者讋服側聆者省畏張
公誠民集王公異斷令不得見度公所移駁當不慚也
天性篤至內行甚修事父孝謹有對則立有諫則跪不

以既貴少有所懈事兄如父撫弟如子一門之内肅敬而和雍如也入室燕笑有則與夫人相敬不為媟褻無飭容侍御之人其不邇於色非情溺焉而矯為制者於族姻厚有用情之過至以蒙謗而人知其仁之所存也令仕者往往毀其土之惡以自明所難公在餘姚深言其君子達理可與處善其小人明法而易以去非比入朝縣之士民至京師者必見公問起居安否何如曰吾賢父母也久而益篤其在土者飲食必尸祝公彌嚴於

為縣時後令至未有所為民輒相語曰得如丘公無按
山海關所薦士皆由伍中拔起為名將而論留馬永一
疏尤有烈士之風在蜀以薦何卿被言者所蠛然天下
皆知公之言當也具在臺大獄起故相永嘉張公來視
臺事巧者皆曲意媚之以求進用公與張公同年才名
又張公所欲收嘗語公得君與我閱槁獄事濟矣公遜
謝不能而已張公滋不悅公卒以憂去免已而附麗之
者多至大官公還臺視之漠如公嘗以言事一謫推官

旋蒙召復一下詔獄未幾得釋而意氣不少挫嗚呼可謂明於大義尚風節偉丈夫也始公受命赴蜀寓書於余有不俎豆張忠定之側非夫之語觀其詞旨感淬將在前修林見素彭幸菴胡静菴諸名卿頡頏之列單車入棧志意慷慨有叱馭過坂之心何其壯也令其風烈雖著而緒業不竟談頌方顯而謗懟過半又可悲夫公歿余哭之哀其子維楨出公篋中故書予檢數十札皆京師貴人所與公札中亹亹皆美詞余謂維楨曰此皆

不足爲尊公重獨趙太史貞吉一札寂寞數語有云僕嘗揚言于人人使蜀中得借留集齋三年百姓瘳矣斯言僕與公皆可無愧也此札所言宜使當世知言之君子共記之耳維禎謹藏而錄之公葬太史孫季泉公狀其事而半洲蔡司馬公銘其藏余於公最雅故獨論其意而傳之而狀銘所載皆不複出也

黃梅源翁傳

梅源翁姓黃名以盛字大宗徽州休寧人也以季子方

伯君福之貴贈為兵部職方司員外郎然人追敬翁者不以贈官故而猶以其所贈未足以償其所積也方伯君以直道清節顯於當世然人追誦公者不以其子之賢故而以為翁之隱德乃能有是子也休寧之俗善賈水航陸輦山負海涵轉貿而行四方名都會衢浩穰鉅麗下至絶陬遐聚險昧幽阻足殆遍焉要以射贏牟息美服食輿馬僕妾營良田好宅或盛燕遨廣結附以明得意相矜為賢翁生其鄉故亦為賈然其意不為相矜

以利獨為二親故行賈以為養也言信情忠遊江湖間人莫不以為誠而任之其規時合變損盈益虚巧而不賊雖不豨於利而賈大進家用益富以有餘貲足以娱其親矣乃棄而歸專意以養父存耕公母周氏存致其愛病致其憂喪致其哀皆出至性有好禮慕學之士所不能勉而到也事二叔甚敬每食必先之曰吾父之所愛也其妹之子孫家落矣翁資以貲使其長子雷挾之以賈家落乃起曰吾父母之所愛也鄉人有乏輒貸之薄

其息而緩其入終不能入者捐之焚其券以絕其後曰吾父之所教也教其子必以循禮好善於諸子中察其季子獨賢而勵之學曰吾祖先父母之所望也晚歲卜居霞闗闢裏由之田數百畝以耕焉廟寢堂室搆之必合其度隴畦溝塗墾之必盡其力子弟僮僕用之必悉其情雞犬羊豕食之必得其性樹木蔬蓏藝之必遂其宜不奢不儉具適儀節用天因地智術刋除前亢後遺情事完安翁蓋自是老矣裏田之最勝者曰梅坑泉出

石中溢而為塘環塘古梅數本根磂砢而枝輪囷幽姿異馨與水相映其清瀰瀲公尤樂之行吟坐嘯婆娑其下忘其時之邁也因以梅源自號亦以見志云翁之迹賈也而其意非賈也惟其意不在於賈而迹姑託焉故其行特不類於賈非獨賈不類也有為士之賢者所不能至焉予懼世之知公者以為因其子之貴而尊因其子之賢而傳且溷以賈之跡疑翁也故特為之傳以行焉庶休寧之俗有所慕而勉哉

柯母傳

教必始於閨門而婦人之言行不記於世則何以教焉疑古者於女有史當與士也偕重而兼行而婦人之忽不見記殆史之失與左氏於書尤為取多而志繁而所記婦人之言蓋介之推叔向公甫文伯三母而止爾歟也之母著之為特簡其二者猶因子推羊舌肸之事以得併著不專為婦人記也其寡且略如此所記者特其言耳豈其時教化尚存禮之在於內而可則者婦人習

行之猶多惟其言之深切事情原本名理為有士也之德所以貴於婦人而可記也然則所謂女不言外而內言不出者固以女之好哲而攸遂而其所言必其不可以出而亦有所不得而言者耳至其切事本理而有益於教固其所可言而亦未始不可以出也以其言之獨為可貴記者不得以多則知其能為言而失於傳者為有憾也而彼左氏之博取猶失之寡如此則知其有可傳者之聞於人而人不能傳之以待史氏之取亦為有

失也惟其衆聞之而公傳之則婦人之不泯於世為有可冀敎之所起其必由此夫吾所為傳者今憲副青陽柯遷之君之母羅孺人也孺人既歿而其言存於今由遷之之向道篤學克存其言其以道為可信而學之可為以發遷之之智而果其志由孺人也正德間餘姚王陽明先生倡學東南其以御史中丞靖宸濠之亂至池州孺人為其子曰是以道鳴東南者盡往從之如因斯人卒得有聞汝其不為令人矣富貴何物徒伈伈章

句記誦間與庸衆人同趨好也遷之君既見王先生盡得其言令以學鳴於時王先生之舊遊高第多以遷之君為畏也始王先生倡學士大夫之不知者聚為訕嫉其賢者亦以異見相攻蓋今雖盛行而譁之者猶不為少孺人獨於其始倡之時使其子往學焉而其言如此豈不賢而可傳哉孺人於事舅姑孝相夫子敬而能敏接內外族婣之屬親疎等殺有節尤厚於恩馭僮婢有法而不虐皆有列女之行予特著其言之可貴者以附

於左氏之義以為世教予觀左氏所記三母介推之母獨能與子偕隱不為援怨非有以發其子也歟與肸均為有賴於母之教而一取備官之歎一蹈尤物之禍卒不足以副其教而叔向之母反以料子之凶見名為智又其有不幸者孺人能教而遷之君義成之不獨其賢過於左氏之所記而所畀報其所貽有可貴者是亦不可以無傳故為之傳

易翁傳

易翁無一命之爵百鍾之藏以為人福感處地不廣言之所加在於族黨閭井之間耳而所以加諸其人者言而已美言之動人若受粟帛之賜其以為戒則恥甚於箠撻族黨閭井之人少於翁者舉以為父兄翁亦父兄其長者至其言之有益於人之勸沮雖為所父兄事者不敢以齒自老故少翁為不足聽也出入作息貌笑飲食無異人者其所自為業舉廢居積取贏自給世所謂求財利之事也族黨閭井感愧於翁言者其人私相問

語云翁何所異使吾與若能為勸沮如是翁所自言則曰吾無他異惟於事心所可則為之其以為不可不敢為也於人所為心以為然則口云然其不為然不謾曰然吾果何以異人也且所為勸戒於人者以為與鄉人之道當然耳固敢導其所為禁其所不為哉翁沒既久人之及事翁者猶曰吾父兄云俗趨益降敬讓敦朴之風微少者凌長卑者藐尊視埶財腴瘠涼燠為隆殺而機數權力相長雄傾危者得志則榮樂失志則嘶縮雖

福以粟帛戚以箠撻猶無益於勸沮有云聞善人之言而知勸沮如推舟於陸其說必不行矣則翁之風其可使遽泯泯不存於世顧以所處卑約行事忽焉而不記耶於是為作易翁傳翁名某字某

鄒宜人傳

無錫華子潛君之母鄒宜人卒來哭甚多無不哀盡者宜人以其夫奉政大夫公之富其子學士君之貴享年至於七十有七所治家事廣體鉅歷年且久恩愛所慈

卹禮際所遇接無失其宜故其卒得哭於人多且盡也奉政公富矣而子潛能以才學自顯於時不以財掩其名子潛既顯能以脩潔謹厚自立遇讒而蚤退不以巧容其身由宜人教之然也宜人於其家所躬執常在紉紃績緝烹割調胹之物而廩庾庫府精稻兼金文錦良器之居畜度籍出入貿徙無漏籍賦僮婢以職常以微言感諷不役以威鞭朴弛於閨庭其所任者職莫敢不自督智者効計力者用勞嚴於課責貸人每薄其息收

利適厚售物當直矣復少益之輒得欲售者來歸槩度所予直卒不為損其寛而不急德㝠良然而終以有獲於予之為取之權固有合者又其才也易設家人之卦其辭告人以為家而繫富家之吉家人之義歸於正家而富家之道存乎辭則所以為富蓋有正焉夫其用時因利以索天地之所出分事起功當物適節生庶品而洽百禮而婦人能之豈茍然哉家人之義初以為子閒其法於下上以為父制其威於上而後四之為妻與母

於内者得以治其間而富焉宜人於夫與子之間有以教且相之使學士君察與其凡典簿君守得以閒其政奉政公得以制其義而偕享富家之吉其所成所助如此不獨能以其家富而已是可傳也

石淙貞夫小傳

石淙子中年亡其妻不更娶或有問於石淙子曰而之不室其為思乎曰哀有數而情有極日遠日忘吾豈能無與人同哉且夫思其亡而不室以副之是躭而不士

也使吾思之不忘雖有室猶思也已忘之矣雖不室猶無益於思也吾豈為是哉然則其惡敗乎曰配匹之倫人道之大也制義而能别士之事也豈以有室而斁德哉吾少也有室茍能不敗豈其殭且艾而惡之且人將於是觀行道而考刑家焉若之何惡之然則其慮患乎曰世之以繼内禍家者有矣而以福其家者亦不絶於世吾安得獨疑人之女之不能為福而過料其身之不能與人之女共福也而先為慮以絶之非所聞也然則

其養生乎曰吾養備而動時則六氣不能病之矣且夫交接有節而和樂不淫衽席之上固所以安身而定命也必欲絶倫偶配合以養其生是異教之所云吾不謂然也或者不得問曰異哉夫夫也吾見世之不更室者少矣其或有不更室未有不居一於此者矣夫夫也皆不謂是也不亦異乎於是退而偵其實曰是必其人微而名家莫之與女也則石淙子之門獨名於州州之巨室慕其德而願以女侍巾帚者皆是也是必其家貧而

力不足以具財也則其家故饒於貲粟之積於場足以振四境之乏而無不給鰥夫曠女待其資贍以有家室者不知幾何人也是必其子頑而持其父使不得娶也則其子長而且賢日夜以請於其父欲有母以共朝夕至不得請則屬其族人父兄外姻子弟交游長老以為請而石淙子不變也是必憨憨侗蒙麋鹿性而山谷姿好去人倫而專娛窮處者也則石淙子方以恩禮敦叙一家以及其鄉之人其祭祀時而婣睦厚賓際不倦而

望守相覩非所謂好獨而離羣者也或者涣然以悟曰夫夫也其抱貞而處載和而游行乎其心之所安不以物累貿其樂率乎其性之所可不以名跡滑其天故未嘗不重思亡故行古之所未有而不以峻自殺為人之所難能而不以怪自異吾不知所以命之彊而名之曰貞

遵巖集卷十六